

## 活在社會一隅的悲鳴

林宜平 文

郵差的摩托，轟隆隆響地停在家門口，給過一疊厚厚的信，要我簽收。謝謝您，辛苦了，我簡單回過。其實我沒有問，寄件人名字我從來沒看過，但我家的地址確切無誤，冥冥之中，還是接過信。

把玩著手裡一朵上學途中掉落的鳳凰花瓣，無味了，再丟棄。  
小學畢業的留念冊，你怯怯地走來我的教室外。半仰頭，眼神瞥一邊不敢直視地對我說：「這張給你寫，也把你的給我，順便把你家地址也給我。」我扁著小嘴，嗤鼻了一聲，單手搶過留念冊。他輕聲道句再見，便轉頭離去。我杵立在迴廊上直直瞅著背影往另一盡頭走。越走越遠，瀟灑地越走越遠，沒有一次回頭，直到他的轉彎，我再也看不見他了。然而，誰也沒料準，那是我們最後的談話。

不知道他從哪聽說，小學畢業後，我因為爸爸公司升遷，必須舉家搬到台北，可能偶爾還能回回屏東老家玩耍，又可能，再也不回來。這件事沒有多少人知道，我想也沒有必要和誰告知。幾天後，書桌上，水壺抵住一張寫滿字的紙，邊看邊笑邊覺得怎會有如此犯傻的人。

「喜歡的偶像：自己。」「欣賞的班上同學：自己。」「未來想做的事：」遲疑了一會兒，格裡，沒有答案，也沒有解釋為什麼沒有答案，只在一個方框裡塗鴉似的來回畫圈。沒有多想下去，只將它夾進書裡，塞進包的夾層裡。我沒有多想，也沒有想過從此這段關係只能深埋在最心底。

當時的他，不談未來，我也沒再問；或許，懵懂年紀，我們不會知道什麼是未來。

之後的幾年，他換了手機，換了即時通帳號，換了家住址，換了一切聯絡的方式，在那個網路尚未發達的時代，杳無音訊。我仍四處探聽，四處搜尋，抽離網路的人們，是否只剩得束手無策、聽天由命。  
再有他的消息時，轉眼間，已是臉書熾盛氾濫的年代。

「幫我多照顧家裡的媽媽吧，謝謝你們還願意相信我，等我回來。」留言滿載的發文，短短幾字，這是你進少年觀護所前發的最後一篇文。

我才知道，父親的驟逝，龐大的賭債，讓你不得不中途輟學，獨自前往台北掙錢。歌舞昇平的城市，沒有一容身之處；琳瑯滿目的霓虹反照著林立的高樓大廈，樓窗外，酒煙上，暖光裡，只映出自己的思緒與寂寞。酒後的衝突，生硬的

度，櫥窗外，酒瓶上，唾孔裡，只呈現日已的英啼與寂寥。酒後的倒笑、失控的情緒和斷裂的理智，你看著沾滿鮮血的雙手，嚎啕大哭跪地不起，嘶吼喊著的，是媽媽兩字。

萬物無常，寸陰變遷，只是沒想過，來得如此快與決絕。回想起來，已然不記得何時是最後的告別。或許，輕說的那聲再見，是再也不見。最後的你，還是沒有在自個兒的槍響中，留下任一句告別。

我用盡努力，翻找記憶，重回屏東老家。這鄉村變了樣貌，蓋起零散的大樓，農地被徵收，築起高架鐵路。依稀記得是村落的最深處，挨家挨戶找到了你母親。她仍舊一人燒水煮飯、洗衣打掃，仍舊一人生活著。仍舊盼望你還會歸來。我站立在門外許久，她才發現我的到來，沒有多問什麼，好似預知般微笑說著，妳終於來啦。從破舊的木桌抽屜裡，婦人拿出一疊泛黃且輕覆塵土的信，眼熟的很。後來我才知道，少觀所的日子度日如年，一天一封，一人一封，卻沒有寄出。

媽媽，您好嗎，身體好嗎？

少觀所裡，日日重複進行同樣的事，遵循和昨天相同的規例。我別無所求，只懇求您的原諒。少觀所裡，仍舊無法安安穩穩朝夢裡幸福國度睡去，依稀仍能聽見尖叫與怒吼的哀嚎遍野。沒有歡愉迷幻的杯盤，只有持續更久更久你的我的他的狼籍。

媽媽，好好照顧自己，您知道，善良在這世上，是多麼的不中用，溫柔也不合時宜。您別哭別哭，別再回想，那一年這世界沒有大事，即使再怎麼聰明冷靜，我們都仍只是無頭蒼蠅，只是一場關於家的癡夢悄悄坍塌了。原諒我，媽媽，原諒我。

兒子筆

## 創作理念

隨著電影《大佛普拉斯》的上映，讓人們再次聽見台灣底層的心聲。想描繪出社會中底層人民，為了生活拼死拼活、飢寒交迫，卻得不到相對應的回報。這樣的故事想為曾經的自以為致歉，也期許社會能撇除成見，做個更善良、溫柔的人。

（縮圖來源／台北電影節）





記者 林育平



編輯 朱珈漪